

思想的发展也是一部令人激动的浪漫传奇



世界经典智慧文丛

XIFANGZHEXUEDELICHENG

# 西方哲学的历程

仅有科学而无哲学，仅有事实而无洞察力和价值观，是不能使我们免于浩劫和绝望的。科学给予我们知识，然而只有哲学才给予我们智慧。

[美]威尔·杜兰特/著 刘睿铭/编译



江西高校出版社

思想的发展也是一部令人激动的浪漫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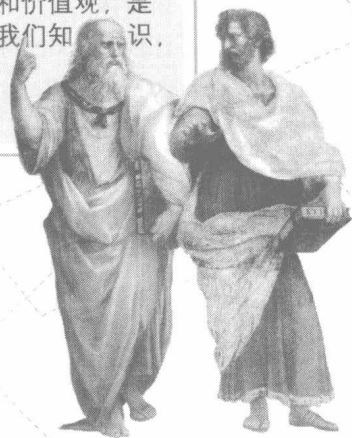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智慧文丛

XIFANGZHIXUEDELICHENG

# 西方哲学的历程

仅有科学而无哲学，仅有事实而无洞察力和价值观，是不能使我们免于浩劫和绝望的。科学给予我们知识，然而只有哲学才给予我们智慧。

[美]威尔·杜兰特/著 刘睿铭/编译



江西高校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哲学的历程/刘睿铭编译.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9. 3

(世界经典智慧文丛)

ISBN 978-7-81132-516-4

I. 西… II. 刘… III. 哲学史—西方国家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1618 号

---

## 世界经典智慧文丛

---

责任编辑: 黄长根

装帧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 编: 33004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6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2-516-4

定 价: 288.00 元(全 8 册)

---

## 序 言

哲学里有一种值得玩味的乐趣,即使是形而上学的海市蜃楼也自有其引人入胜之处,这是每一个学者都可领略到的。虽然七情六欲会把我们从思想的云端拉回到为了生计而患得患失、吵吵嚷嚷的世俗生活中来了。但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叫“生命之夏”的黄金时代,那时候哲学事实上正如柏拉图所说,是“那种可爱的快乐”。对难以捉摸的真理的热爱似乎超过了对肉体享受和世俗财富的追求。上古对智慧这种无可比拟的崇拜时至今日仍然残留在我们渴望的灵魂中。“生命富于意义”,我们和勃朗宁 Robert Browning(1812—1889),英国著名诗人——译注。具有同感,“去发现这种意义就是我的极大乐趣”。我们的一生的大部分都是在虚掷时光,我们无所事事、优柔寡断、悲天悯人。我们漫无目的地与内心的纷乱和周围环境的无序作斗争,我们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只要我们能够剖析自己的灵魂就会发现,我们身上存在着我们不可或缺的,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我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生活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不断地把我们的全部人格或经历变成光和烈焰”。尼采:《快乐的智慧》序。我们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米蒂亚——“一个不求尊贵显达,只求为自己的疑问找到答案的人”——一样。

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它们的意义,从而使自己挣脱日常生活的漩涡。我们需要在有生之年认清生活的本来面目,以“永恒的观点”看待那些好像具有永久价值的事物。我们必须学会微笑着面对不可改变的命运,甚至泰然面对死神的降临。我们必须成为完整的人,协调我们的欲望,使我们的精力配合一致。因为通力合作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最终目标,可能也是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最终目标。梭罗说,要做一个哲学家,并不仅仅要有深邃的思想,甚至也不是去创立一个学派就行了,而是要热爱智慧,并按照它的意旨去过一种艰苦朴素、独立自主、豁达大度和充满信心的生活。我们深信,只要我们能找到智慧,其他一切都会唾手可得。培根告诫我们:“其余的要么不期而至,要么失去了也浑然不觉”。真理不会使我们发财,却会使我们自由。

有些读者也许会在这里毫不客气地打断我们说,哲学就像国际象棋一样没有用处,晦涩艰深得几近愚昧,像骄傲自满一样停滞不前。西塞罗说过,“再也没有

比在哲学家的著作中看到的東西更為荒誕不經了”。確實，有些哲學家學問淵博，而且許多高居在雲端里的哲學家僅僅是憑着空氣的浮力才扶搖直上的。在我們這次航行中，讓我們避開形而上學的濁流，避開神學爭論那“眾多喧器的海洋”，而只在光明的港灣停泊。但是，哲學真地停滯不前了嗎？科學似乎一直在前進，而哲學則似乎一直在敗退。然而，這只是因為哲學所要解決的都是還沒有科學方法可以證明問題——諸如善與惡、美與丑、生與死、秩序與自由等等，而這是一項艱難困苦的任务。一旦有一個研究領域產生了可以用精確的公式來表示的知識時，它就進入了科學的行列。每一門科學都是以哲學開始，以藝術結束的。它起源於假設，而終結於丰硕的成果。哲學是對未知事物（如在形而上學中）或不確切認識的事物（如在倫理學或政治哲學中）的假設性解釋，它是追求真理的開路先鋒，科學是被占領的土地，它後面是那些安全地帶。知識和藝術在那里締造了我們這個雖不完美却非常奇異的世界。哲學看起來好像迷惘彷徨、駐足踏步，那是因為她總是把胜利的果實留給自己的女兒——科學，自己却永不滿足地去探索那些未知領域。

是否可以讓我們的學術氣氛再濃厚一些？科學是分析說明，哲學是綜合解釋。科學總是把整體化為部分，把有機體分解成器官，把晦澀轉化為易懂。它不問事物的價值和理想的可能性，也不問它們的終極意義，只滿足於說明它們的現狀和作用，只把心思專注於事物本身的性質和運動過程。科學家就像屠格涅夫詩中的大自然那樣無所偏愛，也無所偏廢：他對一只跳蚤的腿和對一個天才創作時的陣痛同樣感興趣。但是，哲學家却並不滿足於對事實的描述，他希望弄清楚它與經驗的普遍關係，從而把握住它的意義與價值。他把事物聯繫起來，進行綜合解釋；他想方設法把被尋根究底的科學家像拆鐘表一樣地拆開的宇宙再重新拼合在一起，而且要比以前更好。科學教會我們如何救人、如何殺人；它一點點地減低了死亡率，卻又在戰爭中將我們大批地殺死。只有智慧——按照全部經驗協調過的願望——才能告訴我們何時需要救何時需要殺。觀察運動過程，構想解決手段是科學；評議和協調目的是哲學：正因為我們目前的手段和工具在不斷地增長，遠遠超過了我們對理想與目的解釋和綜合，我們的生計才充滿了喧器與騷動，卻又沒有什麼意義。因為事實如果不跟願望發生關係便無足輕重，除非與目的和整體發生關係，否則，僅有事實是不完備的。僅有科學而無哲學，僅有事實而無前景和價值，是不能使我們免于劫難和絕望的。科學給予我們知識，只有哲學才給予我們智慧。

認真真地把哲學審視一番，如果它天性邪惡，那就讓所有的人都遠遠地離開它；但是如果它沒有辜負我們對它的信任，那就追隨它、伺候它，並且尽情地歡笑吧。

# 目 录

## 第一章 柏拉图 (1)

柏拉图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严谨的逻辑与太阳神附体后产生的盎然诗意和澎湃激情的珠联璧合。它把那个时代的辉煌与和谐融为一体,汇集成一股滔滔不绝、娓娓动听的感受的洪流,携带着他那些富有说服力的论点一泻千里。

## 第二章 亚里士多德与希腊科学 (36)

他身上缺乏柏拉图那种改革的热忱,那种对人类怒其不争的爱,因此,这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才会贬低他的同胞。他缺乏他的老师柏拉图那种奔放的独创精神、飘逸的想象以及云诡雾谲的幻想。然而,读过柏拉图之后再与亚里士多德的那种怀疑一切的沉静相比,我们就会觉得还是从后者那里得到的裨益要大些。

## 第三章 弗兰西斯·培根 (71)

这个时代在等待着一个代言人,一个具有综合力的人,来总结他的精神和决心。这个人就是弗兰西斯·培根,近代史上最强有力的思想家,他“敲响的钟声召集了所有的哲人”,并宣告——欧洲已经成年。

## 第四章 斯宾诺莎.....(106)

在纪念他两百周年忌日的时候,人们开始募捐为他建造一尊全身像,捐款来自世界各地受过教育的人。从来没有哪一座纪念碑是建造在如此宽广的爱的底座上的。

## 第五章 伏尔泰与法国启蒙运动.....(141)

路易十六被囚禁在宫里时,见到了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他说:“这两个人摧毁了法国,”。

“一旦一个民族开始思考,就不可能阻止他”。法国和伏尔泰一起思考。

## 第六章 伊曼诺尔·康德与德国唯心主义.....(180)

这位哲学家与耶和华相比,既像又不像。他通过云层讲话,但却没有雷鸣闪电来照亮的思想。

## 第七章 叔本华.....(211)

经过整整两个世纪的内省性研究,哲学在思想后面发现了欲望,在理性后面发现了本能。我们感谢叔本华,为我们开启了内心的奥秘;告诉我们欲望是一切哲学中不证自明的公理。

## 第八章 赫伯特·斯宾塞

.....(244)

斯宾塞被公认为时代精神的哲学代言人,他的影响不仅进入了欧洲的各个思想领域,而且还极大地推动了文学艺术领域里的现实主义运动。

## 第九章 弗里德里希·尼采

.....(281)

尼采是达尔文的产儿,俾斯麦的手足。新生德国的军备和工业突飞猛进,充满活力,它需要一个代言人。战争的仲裁需要一种哲学为之辩护。基督教是不会为之辩护的,进化论却能当此重任。只要稍具胆量,便会大功告成。尼采就有这种胆量,于是他成了这个代言人。

## 第十章 当代欧洲哲学家

.....(314)

数学和力学在现代科学发展中所占的优势,以及在不断扩大的需求的压力下产生的工业与物理学之间的互相刺激,为哲学提供了一个唯物主义的推力。科学中那些最成功的门类成了哲学仿效的榜样。

## 第十一章 当代美国哲学家

.....(344)

美国,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欧洲的美国,在那里较为古老的世界对外国贵族顶礼膜拜。正是这个欧洲的美国产生了华盛顿·欧文,爱默生和爱仑·坡;另一个是地道的美国,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长,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以及理想抱负是在本土形成的。这个美国产生了林肯、梭罗、惠特曼和马克·吐温。



## 第一章 柏拉图



柏拉图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严谨的逻辑与太阳神附体后产生的盎然诗意和澎湃激情的珠联璧合。它把那个时代的辉煌与和谐融为一体,汇集成一股滔滔不绝、娓娓动听的感受的洪流,携带着他那些富有说服力的论点一泻千里。

### 一、柏拉图时代的背景

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欧洲地图,你就会看到希腊像是一只瘦骨嶙峋的手,弯曲的手指伸进地中海。在它的南面,是巨大的克里特岛,从那里伸出的手指,在公元前 2000 年的时候抓住了文明与文化的最初源头。在东面,希腊与小亚细亚隔海相望,虽然现在它显得有些沉寂与没落,但在柏拉图之前的岁月却是工业、商业和投机事业极其活跃的地区。西面,爱奥尼亚海的对岸,意大利宛若一座宝塔斜依在万顷波涛之中,在当时的西西里和西班牙也遍布着蒸蒸日上的希腊殖民地。在尽头便是“海格立斯界柱”(我们称之为直布罗陀),古时候还没有多少水手敢于穿越这座阴森可怖的大门。北面则是那些尚未开化、处于半野蛮状态的地区,那时叫色萨利、伊庇鲁斯和马其顿;强悍的部落来自或假道这些地区侵入,在希腊定居下来并繁衍生息,成为荷马和伯里克利时代的天才们的祖先。

请再观察一下地图,你就能看到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和崎岖不平的陆地;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海湾、海港和内海;整个陆地都覆盖着群山和丘陵。希腊便被这些海陆的天然屏障分割得支离破碎;当时的旅行和交通远比现在困难和危险,因此各流域都发展出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自己独立的政府、社会制度、方言、宗教和文化。它们都只有一两座城市,环城蜿蜒隐没在山坡上的是农业社会:埃维亚岛、洛克里提、埃托利亚、福基斯、维奥西亚、阿哈亚、阿尔戈利斯、伊利斯、阿卡迪亚、美塞尼亚和拉科尼亚——及似斯巴达和阿提卡及其雅典的“城邦国家”。

请最后看一下地图,看看雅典的位置:它是希腊较大城市中处于最东面的一

个。这种地理位置优越,使雅典有幸成为通向东方的门户,希腊人可以从这里出发到达小亚细亚繁华的城市,而那些发展较早的城市则可以通过这里把它们的奢侈品和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成长中的希腊。它的天然良港比雷埃夫斯,可以为公元前的大小船舶提供一个躲避狂风恶浪的停泊之处。此外,这里还集结着一支庞大的舰队。

公元前490年至公元前470年,斯巴达和雅典尽释前嫌,联合兵力,挫败了大流士和薛西斯统帅下的波斯人把希腊变成亚细亚帝国殖民地的企图。在这场年轻的欧洲抗击古老的东方的战争中,斯巴达提供了陆军,雅典则派出了海军。战争结束后,斯巴达人解散了他们的军队,这使他们深受这一过程必然给他们带来的经济混乱;而雅典的海军摇身一变成了商业船队,成为古代世界最大的贸易城市之一。斯巴达重新回到农业社会闭关自守、停滞不前的状态中,而雅典却成了一个繁忙的商业中心和港口,成了众多民族交融与各种信仰、习俗汇集之地。有了这种广泛的接触与竞争,就产生了比较、分析和思考。

各种传统和教条在这种全面交流的商业中心里相互冲突摩擦,很快就相互抵消了。在同时存在着一种信仰的地方,我们往往对每一种信仰都不以为然。那时的商人也许是第一批怀疑论者,他们见得多了,因而对一切也就不会轻易相信。而商人的禀性是把所有人都划分为傻瓜和无赖,这使他们对各种思想和观点一概持怀疑态度。他们使科学也逐渐发展起来了——数学随着交换的日趋复杂而产生,天文学则随着航海上日益大胆的冒险而与日俱进。财富的增长带来了闲暇与安逸,而这正是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的保障。现在人们要求于日月星辰的不单单是作为自己在海上航行的指导,而且也要求它们给自己寻找宇宙之谜的答案;第一批希腊哲学家便是天文学家。“人们以他们的成就而感到自豪”,亚里士多德说,“波斯战争之后继续向前推进,把所有知识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并且寻求日益广泛的研究对象”。人们变得越来越有胆识,对种种事物和过程,总要尝试一番合乎自然规律的解释,然后才把各种过程和事件归诸超自然的力量和作用。魔鬼与宗教仪式逐渐让位于科学和对自然的控制——哲学随之诞生了。

起初,这种哲学只是物理学性质的:它把注意力放在外部的物质世界上,穷究事物最终的、不能再小的要素是什么。这一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是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年—前370年)——“实际上,除了原子和虚空之外,别无他物”。这是希腊哲学思想的主流之一,在柏拉图时代,虽然它一度衰微,但是在伊壁鸠鲁(公元前342年—公元前270年)那里又复出现,并在卢克莱修(公元前98年—公

元前 55 年)那里变成一股雄辩的洪流。但是,古希腊哲学发展中最丰富多彩、最蕴含丰厚、最具特色的哲学流派却脱胎成型于智者派。他们是四处漂泊游历,以启迪人们的智慧为己任的游说之士。他们都是睿智之士(例如高尔吉亚和希庇亚斯),其中不少人还很深刻(例如普罗戈拉斯和普罗迪库)。我们当代的心灵与处世哲学中几乎没有一个问题或解答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和讨论过的。他们对任何事物都提出质询,就是在宗教或者政治禁忌面前也无所畏惧,并且勇敢地将所有的信仰和制度统统传唤到审判席前,接受理性的审判。在政治上,他们分为两派。一派像卢梭,论证说自然是善的,文明是恶的;人生而平等,是等级制度使社会变得不平等了;法律是强者发明用来束缚和统治弱者的工具。另一派则像尼采,声称自然是超乎善恶之外的,人类生而不平等,道德是弱者发明以限制与阻碍强者的手段;强权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美德,也是人类最高的愿望;而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最明智、最合乎自然的就贵族政体。

毫无疑问,对民主政治的这种攻击,反映了雅典城内少数富有阶级的兴起,他们自称为寡头政党,并把民主政治斥为毫无作为的虚无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并没有多少民主制度好指责,因为在雅典的四十万居民中有二十五万奴隶,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可言;而且在十五万自由民或公民中,也只剩一小撮人能够出席讨论决定国家政策的公民大会。不过,他们所拥有的民主,其彻底的程度是空前绝后的。公民大会拥有最高权力;而最高司法机关,由一千名成员组成(以减少受贿机会),是按照字母顺序从所有公民的花名册上挑选出来的。确实没有什么机构能够比这更民主了,但是正如它的反对者所说,更荒诞不经的了。

在长达二十年的伯罗奔尼撒大战(公元前 431—前 404 年)期间,斯巴达的陆军与雅典的海军展开激战,最终大获全胜。这时,寡头政党在克利蒂阿斯的领导下,提出废除民主政体,因为他们在战争中表现无能,并在暗中大肆吹捧斯巴达的贵族政体。许多寡头政党领袖遭到了流放,但雅典最终投降时,斯巴达强加的媾和条件之一就是召回那些被流放的贵族。这批人一回城,就以克利蒂阿斯为首,宣布对在那场灾难性的战争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民主”党进行一次富人革命。这场革命失败了,克利蒂阿斯也战死了。

克利蒂阿斯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叔父。

## 二、苏格拉底

如果我们可以从作为古代雕塑遗迹的一部分流传给我们的那尊半身雕

像——来判断的话，苏格拉底即便作为一位哲学家，也远远谈不上英俊漂亮。秃顶，大扁脸，深陷的眼眶里目光凝滞，宽阔的酒糟鼻子是多次宴会的生动写照——单从这副尊容来看，与其说这就是最负盛名的哲学家，倒不如说是个跑堂的。然而，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我们会透过这块粗糙的石头，发现其为人厚道、朴实无华的蛛丝马迹，正是这些品质使得这位其貌不扬的思想家成为深受雅典优秀青年爱戴的良师益友。我们对他所知甚少，然而比起贵族老爷柏拉图或者沉默寡言、一副学者派头的亚里士多德来，我们对他却更为熟悉，也更为了解。经过了两千三百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那笨拙的体态总是包裹在常年不换、皱皱巴巴的宽大外袍里，优哉游哉地穿过古希腊的人民大会，对政治喧嚣不闻不问，只是逢人便强留住对其侃侃而谈，就这样，他把年轻人中的有识之士聚拢在自己的周围，然后率领他们来到神殿柱廊某些遮荫的角落里，叫他们在争论之前先对自己的用词加以限定和说明。

那些聚集在他身边的帮他创立了欧洲哲学的人中，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他们之中有像柏拉图和亚西比德那样的富家子弟，津津有味地听他对雅典民主制所做的讽刺性的分析；有像安提西尼那样的社会主义者，喜欢老师安贫乐道的精神，并以此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甚至还有一两个像亚里斯提帕斯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憧憬着一个没有主仆之分，人人都像苏格拉底一样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世界。所有使当今社会感到激动的，并为青年人提供不断争论材料的问题，当时同样激动过那些思想家和健谈者。他们和自己的老师都认为生活中若没有坐以论道的畅谈，生而为人就没有多少价值。社会思潮的各个流派在这里都能找到其代表人物，或许还有其渊源。

至于这位导师是怎样生活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他从不干活，也不考虑第二天的生计问题；他的学生请他光临自己的餐桌时，他就大吃一顿，而他们一定也很喜欢有他作陪，因为他是能详细地告诉他们养生之道。然而他在家里就不那么受欢迎了，因为他对妻子儿女不管不顾；而在桑蒂普<sup>①</sup>看来，他是个游手好闲的懒虫，不但不能给家里带来多少面包，反倒招来不少是非。桑蒂普和苏格拉底一样喜欢说话，而他们似乎也有过一些对话柏拉图未能记录下来。但是她还是爱他的，甚至连看到他在70岁以后死去，仍不免潸然泪下。

为什么他的学生这样尊敬他呢？也许因为他不仅是个哲学家，还是个富有人

---

<sup>①</sup> 苏格拉底的妻子，传说是个悍妇。 译注

情味的男人的缘故吧。在战场上,他曾冒着很大的风险救过亚西比德的命;他饮酒时有君子风度,像个绅士——既不害怕,又不过量。无疑,他们最喜欢他的还是他虽然充满智慧,却又十分谦虚的品格。他从不说自己多有智慧,只说自己满怀热忱地追求智慧。他是智慧的爱好者,而不是它的拥有者。据说德尔斐城的具有先知先觉的神谕,宣称他是最有智慧的希腊人;他却把这件事解释为对不可知论的赞同,那是他哲学的起点——“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当我们学会怀疑,特别是怀疑自己所抱的信念、教条和原则的时候,哲学就出现了。谁知道这些提供不断争论材料的所有信念是怎么在我们这里竟成了如此确定无疑的东西了呢?谁知道不是某种将愿望披上思想的外衣而引出来的呢?只有当心灵转而直面自己,省察自身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的哲学。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吧。

当然,在他之前的各个流派也有过哲学家:有像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那样坚强的人;有像巴门尼德和埃莱阿的芝诺那样抉微探幽的人;有像毕达格拉斯和恩培多克勒那样善于观察的人。然而,他们大多是自然哲学家。他们寻找的是组成外界事物的本质,寻求物质与客观世界的原理和组成要素。苏格拉底说,那固然很好,但是对于哲学家来说,应该有远比所有这些树木和石头,甚至所有这些星辰更有价值的关注对象,那就是人的心灵。人到底是什么?你能成为什么?

因此他开始到处走访,着手探究起人类的灵魂,他时而对这个假说进行论证,对一些确定无疑的事情进行质询。如果有人不假思索、口无遮拦地大谈正义,他就会平静地问道:正义又是什么?你用来如此轻易地解决生死问题的那些抽象字眼是什么意思?你说你自己是什么意思?苏格拉底就喜欢琢磨这些道德和心理问题。一些在这种“苏格拉底问答法”——一种要求定义准确、思路清晰、分析精当的方法——面前栽过跟头的人反对说,他的问题多答案少,只能使人们的思想比以前更混乱。不过,他为哲学留下了对我们来说最感麻烦的两个问题十分明确的答案,美德是什么意思?最好的国家是什么?

对当时那一代雅典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些问题更为重要的了。智者派已经摧毁了这些青年对奥林匹斯山上诸神和当时道德法规的信仰,由于人们对那些无所不在的众多神像的畏惧而使那些道德法规具有了约束力。显然,人们认为只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了。这种造成人心涣散的个人主义削弱了雅典人的性格,使雅典最终落入经过严格训练的斯巴达人的手中。至于国家,还有什么比这种在意气用事的暴民操纵下的民主政治更可

笑？还有什么比这种在聚讼纷纭的团体领导下的政府更滑稽？还有什么比这种对将军们随随便便地升迁、罢免和处决更荒谬？还有什么比这种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味按照字母顺序把头脑简单的农夫和手艺人选进国家最高法院的做法更令人啼笑皆非的呢？应该怎样在雅典发展出一种新的、合乎自然的道德呢？国家如何才能得到拯救呢？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送了苏格拉底的命，也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给他带来了千古不朽的声名。如果他尽力去恢复人们对往昔多神论的信仰，如果把他那帮思想解放的年轻人带到神殿和圣林里去，他们重新祭祀他们的祖先所崇奉的神祇，那他是能够获得年长公民们的尊敬的。但是他觉得这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无异于自杀的政策，一种历史的倒退，只能把人引进而不是“越过”坟墓。他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只相信一个神，并且以谦逊的态度希望死亡不会把他彻底摧毁。不过，他知道传之久远的道德法规是不能建立在这样含糊不定的神学基础之上的。如果人们能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于宗教学说之外的对无神论者和对虔信的人同样有效的道德体系，那么各种神学的兴衰都不会削弱道德的黏合作用，使个人成为和平的公民的道德纽带了。

如果说美德意味着聪颖和智慧；如果人们能经过教育，看清自己的利益，预见到他们行为的后果，使自己的欲望摆脱自相抵消的浑浑噩噩状态，协调整理成为有目的的、创造性的和谐。这或许能够给受过教育、世事洞明的人提供道德规范。而在未受过教育的人那里，道德就需靠反复的训诫和外部的控制了。也许全部罪恶都来源于错误、偏见和愚蠢吧？有学问的人可能和愚昧的人一样具有强烈的、反社会的冲动，但他们肯定能更好地控制住自己的冲动，不会动辄就像野兽那样凶暴。在一个管理有方的社会里——一个在更大的权力范围内给予个人的超过在有限的自由内向他索取的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好处在于他彬彬有礼的行为和忠实品格，要保障和平、秩序和友善，需要具备开阔的视野。

但是，如果政府本身就是混乱和荒谬的，如果政府只是统治而不给予帮助，发布命令而不作出榜样，在这样的国家里，我们怎么能够说服个人去遵纪守法，并限制他在整体利益不受损害的范围内去谋取一己私利呢？难怪亚西比德要反抗不信赖才能、崇尚数量胜于推崇知识的国家。没有思想的地方会出现混乱，而乌合之众在不作周密思考的情况下，在匆忙中作出决定，却要在事后的凄凉中为此后悔不迭。人数多就能产生智慧，这难道不是十足的迷信吗？恰恰相反，人们聚在一起就比分散和独处时变得更愚蠢、更暴烈也更残忍。这不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吗？

演说家“摇唇鼓舌、喋喋不休，像被人敲了一下响个不停的铅壶”。人们受这样的人摆布，难道不感到羞耻吗？无疑，对一个国家的治理需要人们贡献出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需要出类拔萃的思想家们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除非由最有智慧的人来领导，否则一个社会怎么能够得到拯救，怎么能够变得强盛起来呢？

正当战争需要压制所有的批评意见，而少数有文化且富有的人正在酝酿一场革命的时候，设想一下，雅典颇孚众望的大众党对这种贵族政治的言论会是什么反应吧。试想民主派领袖安奴托斯的心情吧，儿子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先是攻击父辈的神祇，后来又当面嘲笑起他的父亲。这种反社会的才智貌似公正地取代旧道德所引起的结果，阿里斯托芬不是曾经精确地预料到了吗？

革命爆发了，人们踊跃参加，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两派人马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当民主派获胜时，苏格拉底的命运便注定了：尽管他是那么温和，但他毕竟是造反派的思想领袖、令人深恶痛绝的贵族哲学的渊源、腐蚀沉醉于辩论之中的青年的教唆者。安奴托斯和米利托斯说，处死苏格拉底吧，这样会好些。

故事的其他情节便众所周知了，因为柏拉图在比诗歌还要优美的散文中记录下来。我们有幸可以自己拜读那篇简明和勇敢的（如果不是传奇式的故事）“辩解”，在这篇辩护词中，哲学的第一位殉道者宣告了思想自由的权力和必要，确认了自己对国家的价值，并且拒不向他素来瞧不起的那些人乞求怜悯。他们握有赦免他的权力；他却不屑于提出上诉。法官们愿意释放他，而愤怒的群众则投票要求处死他，这恰恰是对他的理论奇特方式的证实和认可。他不是把众神都否定了吗？这位老先生教得太快，超越了人们的接受能力，注定要大祸临头。

所以，他们判决让他饮鸩而死。他的朋友们来到牢房探望并给他提供一条易如反掌的脱身之计：他们已经买通了妨碍他获得自由的所有官吏。但是他拒绝了。他已届古稀之年（公元前339年），也许他觉得自己已经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而此后再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死得其所的机会了。“振作起来”，他对陷于悲痛之中的朋友们说，“你们掩埋的只是我的肉体”。当他说完这些话之后，柏拉图在一篇伟大的世界文学篇章之一中这样写道：

他站起身来，和克里托一块儿走进浴室，克里托让我们在外守候。我们一边等候，一边谈论和思索着，我们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就像一位我们即将失去的父亲，而我们就像孤儿一样度过自己的余生。……夕阳西下的时刻临近了，他在里面已经呆了很久。终于，他出来了，又和我们坐在一起，……但大家只是黯

然神伤，相对无语。不久，狱卒走了进来，站在他的身边，说：“苏格拉底，我知道在迄今所有来过这里的人当中，您是最高贵、最温和、最优秀的一个人。我每次遵从当局的命令，要求他们服毒自尽时，他们就狂暴地对我咒骂，您是不会像他们那样对我横眉怒目的。真的，我明白您不会生我的气，因为您知道错不在我，而在他人。再会吧，请您尽量想开点，轻松愉快地完成这个必需的事情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干的就是这份差事，您是知道的。”说罢，他的眼泪夺眶而出，转身回去了。

苏格拉底望着他说：“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听从您的吩咐。”然后他转过身来对我们说：“多可爱的人呀，我进了监狱以后，他常来看我……看看刚才他向我表示遗憾时是多么慷慨啊。我们必须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克里托，如果鸩酒准备好了，就叫人拿来。”

“可太阳还在山头上呢，”克里托说，“许多人总是一拖再拖；他们在接到行刑命令之后，也要大吃大喝，纵情于感官享乐之后才肯罢休。您又何必着急，还有的是时间呢。”

苏格拉底说：“是的，克里托，你所说的那些人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们认为通过拖延可以有所得。但是我不这样做也是对的，因为我不认为拖延一下服毒自己就能得到什么。如果我吝惜已经不可挽回的生命，我只能感到自己可笑。请照我的话去做吧，不要拒绝我。”

听到这番话后，克里托示意侍者进来。侍者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同端着一杯毒药的狱卒回来了。苏格拉底说：“我的好朋友，你是精于此道的，请教教我怎样服毒吧。”狱卒回答说：“您只要四处走动走动，等到感觉双腿沉重走不动了，再躺下来，那时毒性就生效了。”说着，他把杯子递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轻松自如、温文尔雅地接过杯子，对狱卒说：“我用这杯酒来祭奠神灵，你意下如何？”狱卒回答说：“我们就准备了这么多，你恰好够用，苏格拉底，再也没有了。”“我明白了，”苏格拉底说，“但我可以而且必须祈求神保佑我在去另一个世界的旅途中一路平安——但愿我的祈求能得到满足。”说完，他举杯到唇边，轻松愉快地将毒鸩一饮而尽。

此前，我们尚能控制住自己的悲痛。然而此刻我们眼见他把鸩酒一饮而尽，都禁不住潸然泪下了。我掩面而泣，泪水却像泉水般从指缝间涌流出来，我不是为他哭泣，我是在为我自己哭泣。一想到自己就要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我就悲恸不已。不单单我是这样，克里托在我之前就已止不住泪如雨下，起身躲到一边去了，我也跟了过去。这时，一直在一旁呜咽的阿波罗多拉斯突然失声大哭起



来,如此一来大家顿时都绷不住了。只有苏格拉底还泰然自若,他说:“这么哭哭啼啼是怎么回事?我不让女人呆在这里,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干扰。你们也许知道人应该在平静中死去这个道理吧。那就请安静下来,耐心一点儿吧。”听了这番话,我们都感到羞愧,便忍住了眼泪。他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起步来,直到他的腿开始感到沉重无力,才遵照指导,仰面躺下身来。服侍他服用毒鸩的狱卒不时地查看他的脚和腿。继而使劲在苏格拉底脚上捏了一把,问他是否有感觉。苏格拉底回答说,“没有”。就这样,狱卒顺着脚踝一路捏上来,告诉我们苏格拉底已经僵直冰凉了。苏格拉底自己也感到了,他说,“毒鸩到达心脏时,生命就结束了。”当他的下腹周围开始变凉时,他撩开盖在身上的被单,露出脸来说——这成了他的临终遗言——“克里托,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你能记着替我还清这笔欠债吗?”“我一定替您还清,”克里托说,“您还有其他吩咐吗?”已经没有回音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见他动了一下,侍者掀开蒙住他的被单,他的目光已经凝滞了。克里托合上了他的双眼和嘴巴。这就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临终时的情景,我可以称他为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有智慧、最正直、最优秀的人。

### 三、柏拉图的经历

与苏格拉底相遇是柏拉图一生的转折点。柏拉图或许出身于小康之家,或许是在优裕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是个英俊、生机勃勃的青年,据说由于肩膀宽阔才得名柏拉图。他是一位优秀的军人,并曾在地峡运动会上两次获得名次。一般说来,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大容易成为哲学家的。可是柏拉图敏感的心灵却在苏格拉底的雄辩游戏中找到了新的乐趣。当看到老师用问题的尖刀击中对手的要害,戳穿僵死的教条和武断的设想时,感觉真是惬意极了。就像投身于粗鲁的搏斗那样,他又投身于现在这种活动。在自称老“牛虻”的苏格拉底的指导下,他摆脱了单纯的辩论,开始进行剖毫析微的分析和卓有成效的讨论了。他成了智慧的热烈追求者和苏格拉底的狂热崇拜者。“我感谢神明,”他经常说,“使我生而成为希腊人而非野蛮人;自由人而非奴隶;男人而非女人。尤其重要的是,我生逢苏格拉底时代。”

他的导师辞世时他才二十八岁,这一段平静生活的悲剧性结局在这个学生思想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烙印。这使他充满了连他的贵族血统和所受的教育都无法形成的对民主政治与群氓的极端蔑视和痛恨。这种蔑视和痛恨使他像后来的